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19

庾信

林 怡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06
19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1	上古神话	26	初唐四杰	51	《青琐高议》	76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2	《诗 经》	27	陈子昂	52	宋元话本	77	纳兰性德
3	《论语》·《孟子》	28	孟浩然·王维	53	元好问	78	李 渔
4	《庄 子》	29	高适·岑参	54	《董西厢》	79	洪 昇
5	《左传》·《国策》	30	李 白	55	关汉卿	80	孔尚任
6	屈 原	31	杜 甫	56	《西厢记》	81	天花藏主人
7	司马相如	32	白居易	57	白朴·马致远	82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8	《史 记》	33	韩 愈	58	《琵琶记》	83	《阅微草堂笔记》
9	汉乐府	34	柳宗元	59	罗贯中和《三国演义》	84	吴敬梓和《儒林外史》
10	曹操·曹丕·曹植	35	刘禹锡	60	《水浒传》	85	《红楼梦》
11	阮籍·嵇康	36	李 贺	61	《西游记》	86	李汝珍及其《镜花缘》
12	左思·刘琨	37	杜牧·李商隐	62	《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	87	袁 枚
13	郭 璞	38	唐人传奇	63	《封神演义》	88	方苞·姚鼐
14	陶渊明	39	敦煌变文	64	《西洋记》	89	龚自珍
15	南北朝民歌	40	李璟·李煜	65	《金瓶梅》	90	黄遵宪·梁启超
16	南北朝骈文	41	欧阳修	66	《剪灯三话》	91	林 纤
17	谢灵运·谢朓	42	王安石	67	杨 慎	92	《三侠五义》
18	鲍 照	43	柳永·周邦彦	68	汤显祖	93	李伯元·吴趼人
19	庾 信	44	苏 轼	69	冯梦龙	94	刘鹗·曾朴
20	《搜神记》·《搜神后记》	45	黄庭坚	70	李 贽	95	黄小配
21	刘义庆与《世说新语》	46	李清照	71	凌濛初	96	秋 瑾
22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47	陆 游	72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97	宝卷·弹词
23	《诗 品》	48	辛弃疾	73	张 岱	98	车王府曲本
24	《昭明文选》	49	《太平广记》	74	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	99	《格萨尔王传》
25	王梵志诗	50	《夷坚志》	75	《金瓶梅词话》	100	尹湛纳希

目 录

- 一、风流世家子/1
- 二、梦碎帝王州/14
- 三、恨心终不歇/29
- 四、文气荡千秋/47

一、风流世家子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巧合。梁天监十二年(513),领袖齐梁文坛的“一代辞宗”沈约去世。同年,又一颗熠熠生辉的文曲星正冉冉升起——庾信,未来南北朝文坛领袖群伦的巨擘诞生了。

庾信,字子山,小名兰成,原籍河南南阳新野。庾信晚年深情地赞美故乡的山水“稟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哀江南赋》)。新野在东汉初就以帝戚之乡而著名,东汉开国之君刘秀的舅舅樊宏就是新野人,酈道元《水经注》记载新野县西南有樊氏陂,坡东有樊氏故居。东汉末帝王亲小人,远贤臣,王室气数渐尽。贵为帝戚的樊氏大约在汉灵帝光和(178—184)初年后门庭日衰,取而代之的正是庾信的先祖。当时民谣唱道:“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这个庾公,据唐人林宝《元和姓纂》记载,是位居汉末司空的庾孟,也就是庾信引为自豪的“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哀江南赋》)的先祖。庾孟的子孙,在魏晋时不太出名,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军队攻陷西晋都城洛阳,晋太

荆楚名城江陵（今湖北江陵县）扎根。江陵一带，山清水秀，沿江而上，经西陵峡可至巫山和白帝城；沿江而下便达洞庭湖。酈道元《水经注》载：“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旖旎奇秀的湖光山色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情有独钟的文人墨客，青山绿水使众多的才子名士为之陶醉而诗兴泉涌。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凄怨之情发悲秋之叹的先秦名士宋玉的故居就在江陵。唐朝诗仙李白豪歌高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圣杜甫则向往道：“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似乎又是历史的巧合，庾滔举家南迁到江陵，安居之所正是宋玉故宅，这似乎预兆着庾氏将以文宗学府著称于世。果然，庾信的诞生，使江陵宋玉旧居再放异彩。在《哀江南赋》里，子山特别提到江陵故居“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字里行间透露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自豪，无怪乎李商隐不无妒羨道：“可怜留著临江宅，异代应教庾信居。”

庾滔南迁到江陵宋玉旧宅后，门户兴盛，逐渐发展成为荆楚一带的高门望族。庾滔长子庾会，任新野太守，“百姓生为之立祠”；孙子庾告云，任青州刺史，“羌胡为之立碑”，都是深得民

心的地方长官。《哀江南赋》说：“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就是子山歌颂先人为官清简仁爱的。南朝齐梁时，新野庾氏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进入了鼎盛时期，子孙中代有深得帝王公赏识礼遇者，其地位已“不亚于侨姓之在王谢以下者”（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五十九页，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版）。在萧齐政权中，新野庾氏最有名望的是庾杲之。杲之的祖父庾深之任义兴太守，同样以善政闻名。杲之幼年就以孝著称，刘宋司空刘劭“见而奇之，谓曰：‘见卿足使江汉崇望，杞梓发声。’”从东汉末到魏晋愈演愈烈的士林清议品藻的风气到齐梁转盛，士族名流不但追慕个体内在的神智情韵美，也注重人物的外观形容仪态美。杲之“美容质，善言笑”，“风范和润，善音吐”，口才极佳。在接待北魏使者时，魏使问杲之：“贵国百姓为何家家门上贴着要卖房子的帖子？”杲之应声回答说：“因为本朝决心扫荡中原，光复神州，百姓家家拟卖房就是为了北归故里。”魏使闻言“缩鼻而不答”（《南史·庾杲之传》）。杲之以其博学辩才和清美俊雅而享誉当时士林，王俭、任昉等当日士人领袖都很器重他，齐武帝萧赜敕杲之和当时著名文人江淹定期与王室子弟会面，“使申游好”。杲之的叔父庾革，任荆州别驾，“清身率下，杜绝请托，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饥寒”，但却能把荆州治理得“纲纪皆致富饶”，齐明帝萧鸾手谕嘉奖。新

野庾氏还以做官忠直著称。庾域曾任梁武帝萧衍之父萧顺之郢州府主簿，顺之赞美庾域之才说：“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后来庾域带齐华阳太守，魏军攻打南郑，华阳府中粮仓多空，庾域却在空仓上亲笔加上封条，写道“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以稳定军心，终于守住了南郑。庾域同样也是出名的孝子，他的母亲喜欢听鹤唳之声，庾域便千方百计四处寻鹤，据说被他孝心所感，终于有两只仙鹤翩然飞到他家。

就在庾杲之、庾域等人以人才俊拔、为官清正为新野庾氏门庭增辉之际，庾信的祖父庾易和族祖父庾洗却选择了隐逸不仕的生存方式。但殊途同归，他们不羁世务、超尘脱俗的清简韵致从另一角度为齐梁之际名声鹊起的庾氏家族锦上添花。庾易是庾滔幼子庾玮的第四代孙，庾洗是庾滔次子庾方的第四代孙。庾易性好恬静，喜欢文义，不事世务，不交外物，只和刘虬、宗测等人交好，他们都是名噪南齐的隐逸高士。南齐临川王萧映向朝廷举荐庾易出仕，并馈赠庾易麦百斛，庾易坚辞不受。安西长史袁彖钦慕庾易恬退高迈的风范，专程赠送他鹿角书格、蚌盘、蚌研、白象牙笔等文雅器用，附诗称赞说：“白日清明，青云辽亮，昔闻巢许，今睹台尚。”庾易如白日清云般高洁脱俗的风范远近闻名，齐明帝建武三年（496）下诏征辟庾易任司空主簿，庾易同样拒绝出仕。庾易有三个儿子，长子黔娄，字子贞；次子於陵，字子

介；幼子肩吾，字子慎，即庾信的父亲。黔娄、於陵传说是战国齐人。黔娄家贫不仕，拒绝齐鲁之君的聘赐，死时衣不蔽体；於陵即陈仲子，其兄食禄万钟，仲子以为耻，迁居到楚国於陵，楚王征他为相，他携妻逃离，宁可为人灌园也不就高官厚禄。肩吾是庄子推崇的“得道”高士。庾易给三个儿子的命名表明了他所追求的人格理想，这种“忧道不忧贫”的人生追求实质上是先秦孔孟儒学与老庄道学相交融的结晶，所以新野庾氏既能以笃于人伦孝悌、忠义清正著称，又能以清简宁静、超尘脱俗而享誉于世。梁元帝萧绎在后来为庾肩吾撰墓志时写道：“父易，高尚其道，遁肥居贞。关吏早逢，夙表真人之气；少微晚映，还彰隐士之星。”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写道：“况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阶庭空谷，门巷蒲轮，移谈讲树，就简书筠”，正是对祖父名德的由衷礼赞。

庾易卒后，族弟庾洗继之以隐逸扬名于梁朝。庾洗是梁武帝萧衍的少年好友，“性托夷简，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南史·庾洗传》）。萧衍君临天下后，多次请洗出仕，洗都不从。梁中大通四年（532）庾洗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寿终正寝，梁武帝下诏褒奖道：“新野庾洗，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静候南度，固有名德，独贞苦节，孤芳素履。奄随运往，惻怆于怀。宜谥贞节处士，以显高烈。”（《梁书·处士传》）

魏晋六朝时期，左右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主

导力量是门阀士族，“高门华胄有世及之荣”，世家大族父祖辈的徽名令誉能使子孙辈平流进取，坐享高官厚禄。庾黔娄三兄弟一方面沐浴着父祖辈饮誉当世的荣光，一方面以自己德才兼备、青出于蓝的风采为新野庾氏再扬声名。庾易终生不仕，这并不妨碍他的三个儿子以出类拔萃的人才成为齐梁二朝的名臣义士。黔娄“少好学，多所讲诵，仕齐为编令，政有异绩。先是县境多猛兽暴，黔娄至，猛兽皆度往临沮界，时以为仁化所感”（《南史·庾黔娄传》）。齐梁易代之际，黔娄随名将邓元起入成都，成都城中珍宝山积，“元起悉分与僚佐，唯黔娄一无所取。元起恶其异众，厉声曰：‘长史何独为高？’黔娄示不违之，请书数篋。寻除蜀郡太守，在职清素，百姓便之”。邓元起死在蜀郡，僚属尽散，只有黔娄为他收尸入棺并亲自护送灵柩回到元起故里。於陵“七岁能言玄理”，长大后“清警博学，有才思”，和谢朓、宗夬一起成为爱慕文采的齐萧子隆的幕僚。子隆被明帝萧鸾害死，僚属畏惮萧鸾作鸟兽散，惟有於陵和宗夬“独留经理丧事”。庾肩吾“八岁能赋诗”，“为兄於陵所友爱”。黔娄三兄弟不坠家族之风，通经明礼擅文，入梁后深得梁武帝萧衍父子的赏识。黔娄梁初侍太子萧统读，和国子博士明山宾等人轮流为太子讲《五经》义，甚为萧统所器重。梁普通六年（525）徐勉上修五礼表，请求让精通礼仪的庾於陵参加讨论，后来於陵官居太子洗马这一显赫的清职。南朝官职有

“清”“浊”之分，清浊与否和任职者家族门第的高低贵贱直接相关，清职由高门或次高门的子弟把持，浊职则由寒门庶族担任；清职悠闲而且不负实际责任，浊职负责处理实际事务。太子洗马掌文翰，是太子府中最为清职者，通常由三公一档的最高门大族中才望清美的子弟出任。新野庾氏在魏晋南朝无一人位至三公，於陵却能出任此职，再次显示了作为荆楚望族的新野庾氏在当时上流社会的地望分量。梁武帝对於陵出任太子洗马一职评价说：“官以人清，岂限甲族。”足见於陵因人才清美而享誉当时。庾信的父亲庾肩吾毫不逊色于乃兄，从小就成为萧纲的重要文学侍臣，鞍前马后为萧纲竭尽忠诚。肩吾三兄弟先后袭领梁“荆州大中正”一职。“中正”在南朝是标志着声望名德的“清职”，任此职者，要么和皇帝关系非同寻常，要么军功显赫，要么以经学文学著称。庾氏三兄弟袭封此职，其家道之辉煌于此可见一斑。北周滕王宇文逌为庾信诗文集作序，夸美庾氏家族道：“文宗学府，智囊义窟；鸿名重誉，独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贵族华望盛矣哉！”

出身于如此世代书香仕宦之家，庾信“少而聪敏，绮年而播华誉，韶岁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独秀，忠为令德，言及文词。……强记独绝，博物不群”（《宇文逌原序》）。南朝高门士族极为崇尚文义，整个上流社会弥漫着博学好文的风气，世家

子弟多勤奋习读以致于早慧。梁武帝萧衍立国之后，励精图治，开国学馆以儒学《五经》博士教学子，从学者如果“射策通明经”，就可取得入仕资格。新野庾氏累代通经明礼、兼综儒道的学养家风熏陶化育着庾信成长。凭借着家族的声誉位望和自己博学强识的聪颖天资，庾信在梁大通元年（527）十五岁时就以“射策甲科”的优异成绩入选东宫，成为太子萧统的伴读书童，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哀江南赋》说“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奉和永丰殿下》说“弱龄参顾问”，都是庾信对自己少年得志引以为豪的心声。梁武帝“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梁书·武帝纪》）。他的儿子们如萧统、萧纲、萧绎等也同样博学好文。在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梁朝社会儒、释、道三学并兴，才士迭出。这对于文采超伦的庾信来说，正是生逢其时，他的文学天才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充分的展现和发挥。531年4月皇太子萧统薨，萧纲入主东宫。庾信的父亲庾肩吾长期随侍萧纲，主仆文学趣味相投，成布衣之交。萧纲入东宫后就让二十岁的庾信任东宫府抄撰学士，这既体现了萧纲与庾肩吾、庾信父子不同寻常的主仆之谊，也表明了庾信自身的文学才华足以让萧纲器重赏识。梁大同三年（537），庾信二十五岁，任中央政府所授的官职尚书度支郎中和通直散骑侍郎，和父亲庾肩吾以及他们的知交故友徐摛、徐陵

父子在京城相聚。这时徐擒任太子左卫率，庾肩吾任中庶子，徐陵任尚书度支郎中。徐庾父子的官职都是侍从皇帝萧衍或太子萧纲的清显之职，“父子同在东宫，出入禁闥，恩礼莫与比隆”（《北史·庾信传》）。正是靠着深受萧纲宠任的显赫威望，徐庾父子擅长创作的“绮艳”的“徐庾体”开始风靡并逐渐主导了梁文坛，“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周书·庾信传》）。这标志着庾信在公元537年年仅二十五岁时就开始成为领袖梁朝文坛的主要成员。

作为以文学才华闻名的庾肩吾、庾信父子，虽身居清显之位，但未必擅长于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梁大同五年（539）庾肩吾和殷不害同任东宫舍人，当时梁武帝醉心于佛事，多将朝政托付太子萧纲处理。有一次肩吾和不害一起值班，肩吾负责向梁武帝汇报当天事务，梁武帝却对肩吾说：“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卿所长，何不使殷不害来邪？”（《南史·孝义·殷不害传》）如果说庾信的行政能力有超过其父者，那主要表现在他的口才上。史称庾信“接对有才辨”，加上他“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周書·庾信傳》），敏捷的口才加上俊偉的身材，使得他經常成為皇室派出京城處理內政外交的重要使節。542年正月，江州（今江西）刺史蕭繹轄區內安成郡民劉敬躬率眾謀反，庾信奉命前往江州與蕭繹共商平叛事宜。宇文逌序追記此事說：“于時江路有賊，梁先主使

信与湘东王论中流水战事。丑徒闻其名德，遂即散奔，深为梁主所赏。”庾信在《哀江南赋》中称自己曾“论兵于江汉之君”，指的正是此事。545年庾信三十三岁，在“夏余花欲尽，秋近燕将稀”（《入彭城馆》）的时节，他奉命出使东魏，“拭玉于西河之主”（《哀江南赋》）。这时东魏朝政把持在高欢、高澄父子手中，高氏父子周围聚集着邢邵、魏收等北朝风流名士。庾信的到来，使东魏名流折服于他的风采，“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北史·庾信传》），庾信的文学影响至此从南方扩展到了北方的东魏文坛。

545年秋庾信从东魏回国后，相继任建康令、正员散骑侍郎、东宫学士、东宫领直（即东宫司马）等文武军政清显之要职，所谓“侍戎韬于武帐，听雅曲于文弦。乃解悬而通籍，遂崇文而会武。居笠毂而掌兵，出兰池而典午”，《哀江南赋》中的这段话道出了庾信对自己深得萧衍、萧纲父子宠任而位居要职的深切感念。

梁武帝从公元502年开国登基以来，稳坐帝位四十余载，他崇儒扬道弘佛，煞有介事地陶醉在“文物之盛”的承平局面之中。生于斯世、长于斯境、深被斯泽的庾信，面对自己三十多年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人生坦途，显得春风得意。贵族华望的家世、鸿名重誉的文才和仕宦的腾达，都使得他有资本欢欣、自信和自傲。他任东宫抄撰学士时出访邵陵王萧纶府，萧纶派王府兼记室参

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典文盛禮樂，偃武息氓黎。
承乏驅騏驎，旌旗事琬珪。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
被隴文，瓜熟交豎，香穗低。投瓊實有慰，報李更無蹊。

將命至鄴

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張旂事原隰，負屨報成言。
西過犯風露，北指度轅轅。交歡值公子，展禮競王孫。
何以譽嘉樹，徒欣賦采繁。四牢盈折俎，三獻滿尊樽。
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旣殊阻，山河不復論。
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陸中規延
豪不走勝
自王仲宣
從軍詩化

军颜晃接待庾信。颜晃“家世单门，少孤贫，好学，有辞采”（《陈书·颜晃传》），他担任的王府兼记室参军是属于“流外七班”的卑微“浊”职，这一职位一般由寒门子弟担任。庾信自恃门第和才气，轻蔑地调侃颜晃：“此府兼记室几人？”——王府中像你这样出身寒门担任浊职的人有几个啊？这个事件很能反映庾信作为高门世家子弟恃才傲物的性情。“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李煜《破阵子》）正当梁室君臣沉醉于歌舞升平之际，一场令“山岳暗然，江湖潜沸”（《哀江南赋》）的灾难正悄无声息地逼近梁室君臣，渔阳鼙鼓终于惊碎了萧梁王朝的黄粱春梦……

二、梦碎帝王州

梁武帝偏安江南，“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哀江南赋》）。他一方面“专事衣冠礼乐”（《北齐书·杜弼传》），醉心于清谈儒、佛、道之玄言奥义，过着较为清简素朴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他对王公贵族世家子弟极为优容宽待，任他们对平民百姓横征暴敛，过着穷奢极欲的华糜生活。《哀江南赋》描绘了当日“朝野欢娱，池台钟鼓”的升平景象：“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廕浮玉，南琛没羽。吴歆越吟，荆艳楚舞。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王歆为和亲之侯，班超为定远之使。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庾信难以忘怀的承平气象其实仅仅是他所属的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缩影。对于广大的平民百姓来说，他们的感受未必如此。由梁入陈的何之元撰《梁典·总论》说当时“收缚无罪，逼迫善人，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抵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门，困